

氣華雍容任步閒

鍾榮富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

七月的倫敦，陰冷如常，樹梢偶有陽光，也僅是沈霾中的螢火，幽渺如螢。清晨時節，緩步在往倫大的陌路上，但見人影來往，煞是匆忙。急馳而過的車陣，穿流似水，未曾稍歇。我雖閒步，力圖從容，畢竟人潮漫湧，浩浩蕩蕩，彷彿滴水入海，瞬息即化。邁入教育大樓的圖書館，回首來時路，濃霧終於吞沒了一切，留下滿心的忐忑。

來倫敦已經一週了，每日都以網路上的台灣新聞開始一天的生活。這日的新聞沒有什麼特別，只是報個早晚會來的訊息：教育部終於通過採用通用拼音。不過有意思的是國語會的 27 位委員中，與會的人數恰好過半，數人棄權，主席未投票。

還記得行前才與曹老師見面，已經不下幾次了，每次談到拼音的問題，都是心有千千結，大有「綻不開眉頭，挨不明更漏」的況味。雖然面對叢叢荊棘，面對許多友朋的不諒解或無法理解，曹老師還是心懷「雖千萬人，吾往矣」的執著。雖然他有自己的看法與主張，但為了大局，仍然費盡心機折衝於各種主張之中，力圖在和諧之中找出大家可以接受的版本。沒想到，多元文化下的多元思考，使各家堅持己見。異音喧囂之中，

曹老師堅守主委的崗位，「國語會除了拼音以外，還有很多事要做！」曹老師說。是的，就是這份理想，才有這份堅持。知識份子的風骨與擇善固執一如明鏡，反映在曹老師未投的那一票之上。

已經不記得初識曹老師的確切時間了，彷彿第一次見面和許多其他次見面一樣，並沒有特別的拘謹感覺，也沒有只寒暄而無法暢談的侷促，更不會有被應付的羞赧與愧疚。與曹老師見面者，只會記得春風拂面，帶來無比的關懷與勸勉，他的表情總是那麼自然，語氣無不帶有長者的溫煦，間以滿腹的幽默談吐，使積極求見的剛出道者、或雖想與他見面而不敢造次的仰慕者，心田最後烙印的均為謁見大師難以忘懷的經驗。記憶中，如此風範，如此印象，只有在謁見 Noam Chomsky 和 Morris Halle 時，堪可比擬。他們都是在專業領域裡領袖一方，而待人純真自然，溫煦和藹，絕不做作的人。

一九九三年春有機會和曹老師共訪大陸，前後十二天的行程裡，幾乎日夜相隨，使我得以更進一步體會曹老師的風範。旅程從桂林的山水開始，坐望漓江兩岸的絕色風光，時而朦朧淒美，時而波瀾壯闊，忽而逶迤蜿蜒，忽而淼遠平潭，千里一灘，變幻莫測。成員多為中文系的飽學教授，驚見如此風光，不覺古今詩詞泉湧而出，出人意表的是英語系出身的曹老師，竟也能與之相互唱和，不遑多讓。偶而曹老師也背誦 Wordsworth 的詠水詩，也談 Matthew Arnold 在多佛海濱的感慨，煞時間東西詩詞在漓江上交響，輝映著旅人的興奮與惆悵。千里故國，一葉扁舟，相逢在淺酌低唱的沈吟中，沒有風、沒有雨，只有幾縷輕煙，幽幽的嘆息。

回想當年焚香夜讀曹老師在「中外文學」發表的「四行世界——從言談分析的觀點看絕句的結構」(1985)時，舊窗外蟲鳴唧唧，野風在木麻黃頂呼嘯；室內寂然無聲，心中卻不斷為那種卓識與幽雅所震撼，逐字挨句的抽絲剝繭，終於窺見曹老師的縝密功力。透過冷靜的句法分析，把詩的意象、抒情與感覺緊緊地扣住讀者的心弦，把詩的張力，語言的曼妙，推進詩詞的內牆。誰說唐詩的欣賞，不能拆碎七寶樓台？誰說語言和詩不是極盡藝術之巧？原來 The craft of language 竟是詩！曾經一心夢想專攻文學的我，由於這次的震撼，竟從心底湧起整合語言學和文學的志願。這是第一次，我心中燃起讀語言學的念頭，雖然有點茫然，非常無助，卻從此走向語言學的不歸路。後來讀他更精進卓絕的「從主題——評論的觀點看唐宋詩的句法與賞析」(1988)時，我已經入了行，駐足在伊利諾大學，徘徊在句法與音韻之間做未來半生的抉擇，讀詩的心境稍歇，對語言分析的基礎略有所知，更懂得欣賞論文的底蘊。如今在晃動的小舟中，面對清秀的風光，親耳聆聽曹老師的詩詞吟唱。磁性十足的抑揚頓挫，隨著水波上下晃蕩。原來做學問還是要講究風雅，論文才有從容的風格，氣韻才有山林的況味，布局才會冶才氣與見識於一爐。這是曹老師的學術論文與眾不同之故。

詩詞之外，曹老師也兼冶金學——金庸之學。有一次旅途中，在網師園，傳說這是明開朝元老徐達的官邸，園內花木扶疏，盆栽無數，間有曼陀羅花數株，曹老師於是從王紫嫣談起，套用拜倫的詩句，說王紫嫣走路姿態，必然是 walks in beauty，恰若紫花之柔弱，蓮步柳姿，方使段譽如醉如痴。沒想到團裡諸位望之儼然的博學碩儒，竟都

自稱的金學專家，你一言我一語，一趟網師園未走完，華山八大家都談遍了。其中以曹老師的談鋒最健，字字珠璣，極盡幽默之能事，而令人折服者，在東西兼通，古今縱橫，頗似當年 Samuel Johnson 之矯健。尤有進者，曹老師能指出金庸寫技之出處，例如指明「連城訣」之堆牆葬屍源於愛倫波(Edger Allen Poe)，黃蓉智答漁樵耕讀脫胎自「笑林廣記」等等。又能列舉金庸人物或招數前後不一的實例。真是觀察入微，博聞強記。昔日曾閱陳世驥記夏濟安文，說夏濟安看武俠小說一如做學問，字字考據，承前證後，毫不馬虎。聽曹老師談金庸，益信陳氏所言非虛。嚴謹者，凡事周延，為學、做人、消閒莫不如此。

曹老師治學，博採多方，要言約簡，唯勤而已！有一晚，涼風徐徐，群樹婆娑，我靜靜的對著黯淡的西湖怔望，只見遠方的湖水漫漫。突然，曹老師走過來聊天。談著談著不知不覺又回到了那天在北大圖書館的一景。我們一行到北大，都有一種特別的感覺。偉偉龔宮，靜靜學府，彷彿每面牆都是由傳奇堆砌而成。隨手一摸，都沾了嚴復的嘆息，胡適的自信，陳獨秀的理想。昆明湖畔，楊柳絲下，也留下王國維的遺恨，老舍的冤氳。可是，走進圖書館，肅穆之氣四方襲來，在日沈靄靄的暮色中，但見古書畢集，芳芬洋溢。行行重行行，最後落腳在現代語言學一區。整排的架上，曹老師的書佔了很大一部分，英文原本加上中文翻譯(繁簡本均備)，厚重而有分量，尤其是 *Sentence and Clause Structure in Chinese: A Functional Perspective* 一書，當我從書架上取出時，隨陪在旁的北大教授說那是他們的博士生必讀之作。談及此，曹老師幽幽地說：「我的論文

都是孵出來的。」像母雞孵蛋，天天坐在案前，慢慢的在孤燈下查書找資料，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。那份辛苦、孤寂、及艱困，不問可知。但我更相信才具與品味尤為難得。曹老師的論文，不但見才學、創意，還有他人無法企及的靈韻和幽雅，一如他的為人，總是那麼雍容、那麼雅致，彷彿散步時，任步閒走，逍遙自在。

一九九六年，我寫了 *The Segmental Phonology of Southern Min in Taiwan* 的中英文本，懷著姑且試試的心，敬請曹老師幫忙寫序。當時，他身兼數職，庶務倥傯，本不應再煩他，可是卻覺得他是最適合的人。沒想到他卻一口答應，數日後，序言稿即寄到。雖僅一兩百字，但字如其人，清雅閑韻。

曹老師很像千手觀音，忽南忽北，普渡眾生，忙語言學的事，忙英語教學的事，忙鄉土語言教學的事，也忙國語會的事，事事關心，無怨無悔。每次見到他，只見白髮日增，精神卻更矍鑠。明年歲入癸未，是曹老師滿甲之壽。一甲子的寒暑，但願曹老師只許髮鬢增霜，不能推卸未來的諾言，正如 Robert Frost 詩中走過雪林畔的那位先生，曹老師還有許多諾言等他去實踐。

鍾榮富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
rhchung@hotmail.com